

民族性 台灣足球發展絆腳石

國人習於追隨偶像、自我中心 甚至為求勝不擇手段 與足球講究以球為主、團體合作大異其趣 難以融入生活獲支持

◎彭懷真

亞洲女足賽正在台北舉行，主辦單位很希望能多一些球迷，能把比賽的氣氛炒熱像剛舉辦的世界盃棒球賽一般。但，這是高難度的期望，除了體育界的某些原因之外，還有濃厚的文化因素，尤其是民族性的底層影響力，不能忽視。

台灣人愛棒球不愛足球，熱情支持棒球對足球十分冷漠，原因之一可能是棒球的遊戲規則比較接近我們的民族性，而足球的競賽方式始終無法融入人們的生活，也就難以全力支持，例如：在各項運動之中，我們不好激烈、持續、長期地動，所以踢足球太吃力。相對的，大家習慣「偶一為之」、暫時、特殊的表現。打棒球較輕鬆，不會太累，偶而有表現就好了。我們習慣看明星、追隨偶像，所以靠「明星投手」和「王牌打擊者」就能撐住半場的棒球，容易被接受。需默默地全場跑，人人都很重要的足球不容易被肯定。

在政治上如此，在辦公室中如此，而不只是在棒球場上。相對的，足球不能靠暗號、耍心機來求勝。我們太自我中心，只知固守自己的位置。守一壘的不會跑到外野去接球；外野手也不可能衝進內野；打擊者更是獨立地站在打擊位置，沒有人會幫你，一切看自己的。在多數組織中，不也是如此？我們常因僵化而失敗，因自求表現而使團體蒙羞。

踢足球，有嚴格的時間限制，時間到了，裁判一吹哨，比賽就結束了。但棒球比賽不在乎時間，對於能磨菇、會推託、搞手段的一方，較為有利。我們平日豈不是沒有時間觀念，為了求勝而不顧時間成本嗎？

足球場上，所有行動為了團隊，即 *as a team*，團隊最大。棒球場中，成員各有角色，他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可，所以人人都在團隊中想要被注目，即 *stand on the team*。台灣到處可見「在團隊中玩，卻把團隊玩完」的人物。足球場上，球是重心，所有球員的每一個動作都是依

球而進行。球是目標、是核心。棒球場上，投打才是重心，其他人彷彿是配合者，球並不是最重要的。我們工作中，常弄不清楚「球在那裡」，只知道要忙要用力量奔跑，卻沒有目標。因此有些人不去踢球，竟然去踢人，甚至踢了自己人。

談到「把團隊玩完」和「踢人不踢球」，很顯然的，男性比女性普遍，也因到處製造許多的問題。這或許可以說明「台灣女子踢足球的實力還不錯，男子足球在全球卻是在一百五十名以後」，而排在我國之後的，幾乎都是人口很少的國家。

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《後資本主義社會》書中比較棒球隊式的工作團隊與足球隊式的不同，他建議在新時代中，應試著由棒球隊式的進展為足球隊式的，更動態而彈性地理各種問題。我們在面對當前國家、社會、組織乃至自己諸多困境之時，恐怕該去看看亞洲盃女子足球賽，以獲得一些啟示吧！

(作者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系主任)